

再读庐山

□胡学文

经常参加各种活动，涉不同的地方，赏不同的景致。有名山古刹，有乡村野趣，均各具风情。有的地方一次就够了，而有些地方几次都不够，每次都有不同的惊喜。这些地方如经典名著，值得反复翻阅，譬如庐山。

人生中第一次远足即到庐山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在庐山举办笔会，我有幸在受邀之列。从北京到南昌，要坐两天一夜火车，现在想来，太过漫长，但彼时心怀激荡，也为睹庐山真容，虽然颠簸，却未觉疲累。邻座是从京返赣的一家三口，老者外向，一路向我讲述他熟知的江西，从历史传说到市井生活，从风俗习惯到特产美食，可以说给我上了一堂个性化的赣地课。我至今记得他的腔调及那只北京烤鸭。正值夏日，天气炎热。烤鸭悬挂在半开的车窗口，随着火车行进的节拍，飘散着阵阵香味。火车穿越隧道时，塑料袋哗哗啦啦地响，与火车的呼啸混在一起，如同高音合奏。此刻老者便停止讲述，车出隧道又开始继续，直至夜晚。一家人轮着在座位上睡觉，还让我在他的座位歇息。座位下面有铺着报纸睡觉的乘客，我展不开身，也就接纳了老者的好意。老者不只让我对赣地有了初步了解，也吊足了我的胃口。因而，乘坐大巴由山脚到牯岭镇盘旋而上，近一小时的车程，我的目光往各个方向游走，没有感觉丝毫单调沉闷。这符合我对庐山的想象。一步登顶，还叫什么名山？文学议题结束，集体出游，观五老峰，望三叠泉瀑布。山是登上去了，但没看到五老峰的相貌。那日云遮雾罩，能见度不足三米，只能凭着李白的诗句“庐山东南五老峰，青天削出金芙蓉”在脑海里描画了。有些遗憾，但云雾翻卷本就是庐山胜景，连庐山产的茶也名云雾茶，轻易识得真容，就不是庐山了。三叠泉瀑布也未见，一文友崴了脚，我和另一文友扶着断后，没赶上大部队，走错了方向。

第二次去庐山也因文学邀约，细雨淅沥，计划去的地方不能去，当然没歇着，庐山有险峰，也有幽谷，有清泉，也有秘洞，处处皆风景。

此次又住，仍为叙话文学。白露临近，秋意渐浓。再不是如以往那样盘旋而上，而是乘坐索道缆车。如遇暴雨，缆车就停了。那晚是晴日，乘的是我见过的最大缆车，可容纳十余人。缆车上行，暮色已深，一轮明月挂在东天，又像悬浮在树梢，大而圆，轻而薄，缆车奔着月亮去，月亮似乎也在向缆车靠拢。我在草原大漠均见过圆月，凌空还是第一次。月亮似乎更近了，随时可拥抱入怀。回望，则是另外一番景象，九江市璀璨的灯火高高低低，如一簇簇绽放的菊花，生机盎然，流光溢彩。

庐山的天多变，“甚霎儿晴，霎儿雨，霎儿风”，夜晚视线通透，也许白日云雾就散失了。氧气充足，睡眠香甜，醒来后7点多了，拉开窗帘，睹见蓝天白云，心中大喜，还没看过艳阳下的庐山容颜，此行或可遂愿。

庐山自然景观很多，除了三叠泉瀑布、五老峰，还有含鄱口、芦林湖、锦绣谷等，那日去的是锦绣谷。清早的空气湿漉漉的，也许深夜落过雨，或许庐山的秋天就是如此，雾消露结，似有蒸汽拂过，身心都舒展许多。日头渐高，温度度升，湛蓝的天空中数朵闲云游弋，如野鹤翩跹。

庐山的核心区牯岭镇没有笔直平坦的路，多半

古城求学时光

□周波

近来，有朋友打算利用参加第二届楚文化节活动的机会，到我的家乡荆州古城游玩几日，问我要一份攻略。我笑道，网上啥都有啊。朋友却振振有词地说，旅游问土著，避免走弯路。说笑间，“土著”两个字一牵动了我的神经。

从籍贯来说，我确实是荆州人。我出生在荆州区一个农村，小学时随父母举家进城，寄居在姨父家经营的一个木材厂，位于荆州区主城区之外。一直到我高中毕业，在古城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珍贵的求学时光。想到这，我告诉朋友，怕是做不出攻略来。朋友不可思议，还有人对外家乡不了解的！我解释说，吃喝玩乐、风土人情，上网能查，不必赘述。我倒是曾经在这座古城上学九年有余。没承想，朋友一下子来了兴趣，上学趣事不少，快说道说道。我顿了顿说，那就先说说“古城”之称。

荆州作为城市名称，可追溯至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，“荆及衡阳惟荆州”，为古九州之一；以原境内蜿蜒高耸的荆山而得名。据史料记载，荆州古称江陵、郢都、南郡，荆州之名源于荆，是古代楚国的别称，因楚曾建国于荆山，故荆、楚通用。春秋战国时期，楚国在此建都400余年，被誉为楚文化发祥地。现在，人们之所以把荆州称作“古城”，主要因其拥有两千多年延续使用的古城墙建筑体，是考古已发现我国唯一一座连续使用时间长、保存较完整的砖城。按照地理方位，荆州古城墙大致分为东门、西门、南门、北门四个城门。其中，南门分老南门、新南门，北门有大北门、小北门、新北门。在我青少年求学的日子里，走过最多的地方当属三个“北门”。

上小学时，我赶早就要从新北门外的住所出发，沿着笔直且不算宽阔的马路一路向西。走到大北门时，我开始兴奋起来，因为路程不远，更因为“大北门”附近会与许多同学相遇，不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。一开始，我跟大家一样老老实实在沿着马路走，熟悉路况后，放学途中一到此处十字路口，禁不住“诱惑”会中途变道。要么，跟几个同学拐弯朝着城墙奔去，顺着青石板路狂奔，跑着跑着有了一条河边，看到河里的小鱼小虾就迈不开腿了，跟着胆子大的同学挽起裤腿摸下河去，忘乎所以地玩到天色擦黑儿；要么，几个同学不约而同地在菜市场门口的一片空地集合，打弹珠、玩纸牌卡片、跳橡皮筋，什么流行玩什么，直到家里人叫“回家吃饭了”呼喊声此起彼伏，才意犹未尽地各回各家，并相约明天继续……这些看似“放纵”的行为一直延续到小学毕业。

上初中前的暑假，父母忙于务工，时下热门的毕业游、培训班通通没有。我集中一个星期时间做完暑假作业，便开启了“散养”的假期生活。搭父母倍感欣慰的座，我不仅帮忙做家务，而且还能帮把手帮他们做伙

的路都有牛角的弧度，藤蔓般缠绕缔结，近似迷宫。作家王祥夫曾讲傍晚邂逅牯岭街的经历，看到路中央横着半截树枝，正要去捡拾，树枝忽然动了，瞬间消失不见，原来是蛇。庐山生态好，这也是例证吧。我数次于牯岭街道盘桓，王祥夫的故事并未令我生惧，只是多了些许小心。

核心区之外的路就更不可能平坦了，上石阶下石阶，几个回合，背腹尽湿。当然体验也是绝妙的，四周皆石，石上生木，高矮错落，姿态万千。自然是最好的神工，无需任何雕饰。

传说中的天桥并不是横跨峡谷的石桥，而是状如牛舌、悬在岸边的巨石。对面山石笔直，如同斧削。天空的云团已呈川状，如被撕扯而又绵延的棉絮。从峡谷望过去，便能看到九江市一隅。

庐山的真容就该如此吧，终于偿愿。待下行上攀，至仙人洞，思绪旋又翻转。云雾缭绕的庐山，骄阳映照的庐山，细雨霏霏的庐山，都是庐山的一面。庐山的基本相貌会随阴晴雨雪变幻，而就个体的认识，庐山更是永远变动不居。这就归文学范畴了，山之所以名，水之所以灵，自然景观只是其一，文学滋养才得永恒传播。

庐山一向与文学有缘，当然也可反过来讲，诗家向来钟情庐山，比如陶渊明，比如李白，比如白居易，比如苏轼。

陶渊明即九江市（浔阳柴桑）人，29岁第一次外出，任江州祭酒。因为“不堪吏职”，没多久便辞职回乡。陶渊明的仕途是断断续续的，几度出几度归，41岁辞去彭泽县令，决意归隐田园，写下了著名的《归去来兮辞》，“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”。陶渊明的大半时光是在故乡度过的，他的名句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南山应是庐山。据说，陶渊明死后就葬于庐山脚下，惜年代久远，墓园已难觅踪迹。他笔下的桃花源虽是虚构的，但灵感应源于庐山。隐于野，而精神

始终在远方。桃花源亦成为中国人永远的精神家园。

李白一生多次登临庐山。25岁，李白出蜀远游，写下两首《望庐山瀑布》：其一“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。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，气势如虹，亦可见李白“上穷碧落下黄泉”之诗风。“安史之乱”后，李白再登庐山，写下了《望庐山五老峰》，此时的庐山是李白心目中的桃花源，是避世的绝佳场所。如果不是东巡的永王多次邀请，李白或许会在庐山终老。

白居易与庐山的关系亦是佳话。白居易43岁被贬为江州司马，成为闲职，这是他最黯淡的时光，同时亦是他创作的高峰时期。被贬职的第二年，白居易在庐山北香炉峰下，亲手建了三间草堂，并写下《庐山草堂记》。“匡庐奇秀，甲天下山”。另一名篇《琵琶行》写于浔阳江边，亦为千古绝唱。九江市重要的文化景点琵琶亭立于长江岸侧，自为纪念白居易。白居易，琵琶亭，无疑是九江及庐山的重要符号。

两百多年后，48岁的苏轼去汝州任职途中，绕道江西探望弟弟苏辙，并登临庐山，在西林寺墙壁写下七绝《题西林壁》，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背诵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唐诗抒情，宋诗说理。《题西林壁》可谓宋诗代表作。

因此，游庐山不仅是赏景，亦是读诗。国人重史，历史、文学史……品味和庐山有关的诗作，也是对文学史的部分复读。

隔日去游庐山西海，其又名柘林湖，面积颇阔，水间藏着8000多座岛屿，故又名万岛湖。岛形状大小各异，皆郁郁葱葱，多生白栎树、红豆杉、泡桐等。水中有游鱼，天空有飞鸟，举目四望，心神皆清爽。

先前不知，庐山还包蕴着这样一面湖，也许这就是庐山的魅力。

下次再来，定然还有新的发现。



桂花香飘满堂红（中国画）

金凤 作

力活了。初中位于小北门外比较偏远的郊区，相比位于大北门外的小学，路程更远。一开始，父亲蹬着自行车，早送晚接风雨无阻，但是由于晚上不定时还要干活，导致我经常成为最后一个被接的学生。好几次，班主任处理完琐事出校门时，见我还在大门口苦等，便给家里打电话，陪我一起等家人赶来。

“晚接”太晚了！母亲一方面觉得父亲太辛苦，一方面不忍心我等得辛苦，多方打听淘来一辆自行车，打算让我独自骑车上学，但是又放心不下，便让父亲陪骑。一个星期后，我告诉他们，我记住路了——出家门第一个路口右拐，上大路左拐，到小北门转盘……见我确实对路线滚瓜烂熟，父母便放手了。这段路从初一开始，一骑就骑到了高中毕业。

巧合的是，以小北门转盘为界，家和学校路程几乎对半。上学时，马路两侧零零散散坐落着几片居民区、几家木材厂、几所学校，临近小北门转盘时变得热闹起来，不仅有闪烁着霓虹灯的理发店、网吧、宾馆，而且有香气四溢的早餐店、熟食店，熙熙攘攘的菜市场。过了转盘，道路两侧开始有单独的非机动车道，且用绿漆与宽阔的机动车道隔离开来。每每骑过转盘，我便放飞了，全力加速，把速度骑到最快，享受风呼呼地从脸颊吹过，从耳旁掠过的快感，肆无忌惮地呐喊，尽情释放逐年递增的学习压力，以及青春期潜藏的叛逆。

上高中后，有一阵子每到周六中午放学，我特别不想回家。出了校门，骑车看见路口就拐，也不管到哪里，无头苍蝇式地乱窜，直到无路可走才调头，竟摸索出好几条新路线。有一条路特别青昧，出校门几十米，从大路拐进仅有一车道宽的水泥路，没几分钟就骑上了不规则的田间土路，不自觉地慢了下来，随兴哼起了那时最爱的周杰伦歌曲《我的地盘》，看着错错落落、一片片青绿色的稻田，闻闻扑鼻而来的油菜花香，转而唱起《七里香》，最后骑过排列整齐但大小不一的鱼塘，那份惬意一直延续到回家做作业。有时候，我飞速骑到小北门转盘，一头钻进开在拐角处的一家书店。门

桂香红旗映江城

□匡芳

（本栏为作者原创作品，不得转载）

（本栏为作者原创作品，不得转载）

国庆前夕的江城，像被一双温柔的手浸在了桂子的芬芳里。香樟树的枝叶依旧铺展得葳蕤如盖，浓绿间漏下的光斑在青石板上轻轻晃荡，而街角、巷尾、公园的桂枝上，早已缀满了细碎的金粒——那是桂花攒足了一整年的力气，才酿成的这般甜润。

晨起，带着秋意的微风掠过，便有馥郁的香气顺着街巷漫开，钻进衣领、绕上发梢，连步履都被这甜意裹着，不自觉地轻快起来。公交车上，还有老人们在一遍遍刷着9月3日那场盛大阅兵的视频，士兵们挺拔的身姿与窗外飘扬的国旗相映，让人心里瞬间涌起一股热流；而手机刚弹出的推送更令人振奋：9月27日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11组卫星——这便是属于我们的，国泰民安又步履铿锵的好时节。

早点摊的铁皮炉上，滚油“滋滋”地舔着面窝，热气裹着桂花香一同升腾，在晨光里晕出朦胧的暖黄。阳光透过香樟与桂枝的间隙洒落，竟与摊上刚捞起的面窝浑然一色，金黄得晃眼。过早的人们谈论着即将到来的长假，谈论着出游的计划——有家长提及要带孩子去天安门看升旗，还有家长说看了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后想带孩子去南京看看如今那座城里人们幸福生活的模样，让孩子们瞧瞧咱国家如今的厉害，再闻闻别处有没有江城这般沁人的桂香。话语间，多了几分对家国的骄傲与对生活的热爱。

节前这几天，走在江城街头，一百多条主次干道的灯杆如挺拔的哨兵，鲜红的国旗在蓝天下猎猎作响。风过时，千万面旗帜一同舒展，宛若一条条流动的火焰河，从黄鹤楼脚下蜿蜒，淌过江汉路的繁华，直奔向长江边的壮阔，也淌向我所任沌口小城的每一个角落。驱车驶入车谷，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东风汽车研发公司外的巨幅国旗——红色的旗面在阳光下格外鲜亮，与厂区内现代化的生产线相映，竟有种刚柔并济的美感。厂区门口的桂树已亭亭如盖，金黄的桂花落在国旗基座旁，像是给这抹红缀上了细碎的金饰。路边的灯杆上，红旗与“中国车谷”的标识交替悬挂，秋风拂过，红旗猎猎，桂香阵阵，连空气里都飘着工业振兴与秋日诗意的交融。

三环线立交桥两侧，如今已是连片的桂树林。车行其间，车窗摇下，桂香便涌了进来，混着风里飘来的国旗一角的红。抬眼望去，红旗与金柱在车窗外交错，阳光透过枝叶洒在旗面上，红得热烈，金得璀璨，恍若穿行在红绸与金

穗编织的廊道中，连发动机的轰鸣都变得温柔。

恰逢新中国成立七十六周年，国庆前夕，武汉的大街小巷洋溢着喜庆氛围。清晨，老汉口的里弄里，斑驳的砖墙在阳光下泛着微光，一面面小红旗从窗里探出头，在微风中轻轻招展；军山新城的居民楼窗台，翠绿的枝叶间，一面面小红旗更加醒目，与窗外的桂花香一同点綴着寻常人家的幸福与喜庆。

每年国庆，长江两岸华灯璀璨，流光与灯光共舞，江风携桂花香轻拂。年，“山河礼赞·盛世华章”灯光秀正紧张筹备，工人师傅登高检修灯组，螺丝刀的轻响与江水声交织，为节日夜景拉开帷幕。暮色四合，江汉关钟楼的钟声准时响起，那熟悉的《威斯敏斯特报时曲》回落在长江两岸。钟楼顶端的五星红旗刚换新，鲜红的旗面被晚霞镀上金边，随着晚风轻轻轻晃动。风声、钟声、江面上的轮渡汽笛声交织在一起，汇成一曲独特的节日交响乐。

夜深了，江风裹挟着桂花香轻拂脸颊，带来丝丝凉意与缕缕芬芳。长江大桥的灯光似金色长龙蜿蜒伸展，桥栏上的五星红旗在灯光映照下红得愈发鲜艳，与远处波光粼粼的江面、流光溢彩的灯光秀以及江汉关钟楼顶端的红旗相互映照，鲜红的旗面被晚霞重叠，勾勒出一幅壮丽的江城画卷。长江二桥的灯光与江面上粼粼波光遥相呼应，流动的红与静止的红交相辉映，宛如繁星点缀夜幕，为江城添上一抹温暖而深情的底色。街头巷尾、校园角落、企业门前，寻常人家的阳台上，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共同编织出国庆节最动人的风景线。这抹红色，悄无声息地融入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成为人们心中最温暖、最坚定的家国记忆，刻进城市的灵魂深处，诉说着平凡日子里不平凡的家国情怀。

桂香如酒醉秋风，红旗似火燃碧空。七十六年光阴，像一坛陈酿，在岁月里慢慢发酵，酿出了江城的繁华，酿出了车谷的崛起，酿出了国家的强盛，也酿出了人民的幸福。

我在桂香氤氲中走过长街，走过车谷的厂区，看红旗在秋阳下翻卷如云，看孩子们在国旗旁欢奔跑，看工人们在国旗前坚守岗位，看老人们在国旗下诉说骄傲。忽然觉得，这便是岁月静好最生动的注脚，这便是爱国情怀最真切的样子——它在江城的每一缕桂香中，在车谷的每一次创新里，在每一面飘扬的国旗上，在每个中国人为了梦想奋斗的身影中，更在祖国母亲日益强大的荣光里……

峡口冲菜冲云霄

□涂玉国

（本栏为作者原创作品，不得转载）

不少人知道湖北南漳峡口的柑橘有名，不仅国内市场走俏，还出口到俄罗斯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哈萨克斯坦等地，却鲜有人知道当地有一道美食也非常有名，这就是峡口冲菜。

秋高气爽，从襄阳市区奔波三四个小时赶到峡口时，已经是大中午，选了路边一家农家乐吃饭。菜上齐正准备吃时，手脚麻利的老板娘端来一盘红白黄绿相间的凉拌菜说，“听你们口音是外地人，免费送你们一盘我们峡口冲菜尝尝。这个菜，外地绝对吃不到……”老板娘卖了个关子，进了厨房。

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有点奇怪的菜名，顿时来了兴致。只见白瓷盘中，堆着小山似的脆生生的凉拌青菜，有点像白菜，又有点像黑油菜，却都不是。青白的秆，青绿的叶，看起来嫩汪汪的，像刚从清水里捞出来一样，拌着红红的小米椒，细细的姜丝，淋着芝麻油，香气中带着一股生气，闻着就让人食欲大开。撵起两片放入口中，刚一咀嚼，一股辛辣气息瞬时蹿进鼻腔，直冲脑门，浑身一激灵，旅途的疲乏和燥热顿时消散。

这不是吃芥末的感觉吗？难道是芥菜做的？喊来系着蓝布格花围裙的老板娘一问，才知道这道菜就是芥菜做的，因为吃到嘴里后，有一股气直冲鼻子，所以，当地人管它叫冲菜，十分形象。

老板娘刘光芬，55岁，地道的峡口人。她介绍说，当地种冲菜时间很长，家家户户都会做这道小菜。小菜的做法也简单，从地里拔回新鲜的芥菜，去掉老叶子和菜根，洗净沥干水分，切成一寸多长的小块，放沸水中焯一下，赶快捞起来，放入食盐、姜丝、蒜片、辣椒粉、花椒面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淋上芝麻油，趁热装入玻璃碗中密封，一夜后，开盖即食，既脆爽，又开胃，是下饭开胃的必备小菜。因为吃了后，冲鼻子，冲脑子的，还能止咳化痰、治疗感冒，深受当地人喜欢。

老板娘见我们听得起劲，更来了精神，“虽说是小菜，每家味道都不同，这与做菜姑娘的脾性有关。如果做菜的姑娘越泼辣，做的菜就越冲；姑娘性格绵，做的菜就不冲。我们这的男娃子找对象，要想知道姑娘性格咋样，就看她做的菜冲不冲！”这当然是一种玩笑话，当不得真。不过，却有几分道理。因为

这道小菜好吃的关键，就在于温度。当芥菜从滚烫的开水中捞起来时，因为太烫，一般人的手是经受不住高温的，只有常年做饭的人才经得住，趁热封瓶，才能更好地保持住芥菜叶子中的辛辣气息，吃起来味道就会很冲。如果娇生惯养的姑娘，细皮嫩肉的手，断不能忍受高温的。

“你别看这是个小菜，却卖到全国各地呢，只要来峡口买橘子的，走的时候都要带几瓶！带回去放一个月，都有得问。如果放的时间长了，会变酸，做酸菜鱼，炒酸菜肉丝，味道好得很！”老板娘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。

查了南漳地方志才得知，当地种植芥菜的历史已有上百年时间。如今，种植面积有好几千亩，分布在沮水河两岸，品质以峡口为佳。这沮水河虽小，名气却大。《左传·哀公六年》中说，“江汉睢、漳，楚之望也。”睢通沮，即沮水。沮水与漳水均发源于荆山，是楚国的发祥地。沮水从荆山之首的景山而下，夹岸高山，下行至峡门时，高耸的地势突然降为平原。在下降处，形成了很高的水位落差，因两侧高山陡峭，河水仿佛从两扇山门中冲下来，故名峡口水，简称峡口。沮水过峡口后，地势渐平缓，自西北向东南蜿蜒汇入长江。沮水所过之处，河水两边形成了狭长的冲积平原，土层深厚，土壤肥沃，气候湿润，十分适应芥菜等蔬菜的生长。河两岸长出的芥菜，没有筋丝，吃起来特别脆，其他地方种植出来的芥菜，多筋，疲软，吃起来味道差了很多。

《随园食单》记载，北方有“腌冬菜、黄芽菜，淡而味鲜，或则味恶”的习惯，腌冬菜所用菜中，除了常见的白菜，就是芥菜了。不过，腌冬菜与峡口冲菜做法明显不同。腌冬菜是将鲜菜晒至半干时腌制，失去了菜本身的风味。峡口冲菜，则更多地保留了芥菜原有成分，又去掉了浮气，吃起来更鲜脆，也更有营养。

也许生长的地方，是楚先民曾经生活的地方，峡口冲菜，从骨子里便浸染了楚先民基因，身体里藏一种“不服周”的硬气。当地人喜欢吃这冲劲十足的“小菜，大约也与身体里流淌着楚先民“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”的基因有关吧。而这，也许就是这个地处偏僻的大山深处，却种植出了闻名天下柑橘的原因吧？